

世經熱點

鐵杆盟友頻現貿易戰槍火 順差逆差錯落這理由真忙

加拿大的反擊怎地這麼鋼

■ 本報記者 路虹

在不斷爭奪存量的國際市場上，貿易戰的硝煙似乎永難消逝。

日前，加拿大宣布將對美國徵收36億元報復性關稅，並將在9月16日前頒布具體反制清單。起因是美國總統特朗普9月6日簽署公告，宣布美國將對從加拿大進口的部分鋁產品恢復加征10%的關稅。加拿大是美國最大的鋁製品來源國，僅在2019年美國超2/3的鋁進口來源於加拿大，過於廉價的原料讓本土鋁產業幾乎毫無招架之力。

美加這一對鐵杆盟友，擁有8891公里的共同邊境線，同時也是彼此重要的貿易合作夥伴，兩國在汽車、天然氣、石油，以及木材等大宗商品上有着大量的貿易往來。但近幾年雙方在貿易合作中却是摩擦頻仍，即使在今年7月《美加貿易協議》生效後，仍未能避免貿易衝突不斷。

美國此次揮動貿易戰大棒，想必是9月3日公布的貿易數據令人難堪。7月份，美國貿易逆差增長至636億美元，創下自2008年7月來的新高。自2017年上台，特朗普總統一直聲稱要讓“美國再次強大”“美國優先”，承諾要改

變美國貿易長期逆差的窘狀，為此不惜對許多國家接二連三挑起貿易爭端，甚至包括針對鐵杆盟友如加拿大在內的国家。但最新的貿易逆差數據，再次擊碎了特朗普的承諾，也嚴重挫傷了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中特朗普的拉票行情。

而且，美商務部9月3日公布的数据表明，和6月份535億美元的貿易逆差相比，7月份貿易逆差環比飆升18.9%，總進口額達到了令人感到意外的創紀錄水準。這一組數據是否意味着美國對外貿易趨弱和國內就業的不景气？近期貿易逆差的增加更多是受進口大增的驱动，是否意味着疫情對美國的冲击比人們想象得要更為厉害？美國一直希望的振興國內產業、實行進口替代的效果并不如意？

細查之下，7月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包括中國(283億美元)、歐盟(131億美元)、墨西哥(115億美元)、日本(34億美元)、德國(30億美元)、法國(25億美元)、印度(20億美元)、意大利(18億美元)、韓國(15億美元)、新加坡(10億美元)和加拿大(5億美元)。僅就數據而言，加拿大對美順差額并不十分突出，但美國此次之所以拿加國開刀，確實有着

經年怨氣積累所致。

目前，美國政府正要求對加拿大龍蝦產業進行貿易調查，這也是事出有因。自2018年開始挑起對華和對歐貿易戰後，美國龍蝦出口銷量大幅下滑。歐盟和中國曾是美國龍蝦的兩大出口市場，但因為美國率先發動貿易摩擦，使其龍蝦對中歐市場的出口日益減少。而加拿大看準時機出手，趁機搶占了曾是美國龍蝦出口的重要份額。數據顯示，在美國龍蝦對中國供應猛跌時期，加拿大對中國出口龍蝦劇增。2019年上半年，加拿大對中國出口龍蝦達3300萬磅，價值近2億美元，同期美國僅對中國出口220萬磅。並且，加還搶奪了美國在歐盟的龍蝦市場。2017年，加方與歐盟簽署了全面經貿協議(CETA)。協議規定，5年之內加拿大出口給歐盟的活龍蝦不會被徵收8%的關稅，同時增值類產品也不再徵收16%~20%關稅，而美國出口到歐盟的龍蝦則仍需要支付8%的關稅(不過，前不久在美國的抗議下，歐盟將在最惠國基礎上取消來自美國的龍蝦關稅)。

2018年至2019年間，美國最大的龍蝦產出地區——緬因州對中國的活龍蝦出口總量下降82%；今年年初，緬因州對中國和歐洲的龍蝦出口同比均下降約50%。這讓美國龍蝦業界頗為不滿，希望特朗普

儘快改變貿易策略，避免本國龍蝦企業繼續遭受出口損失。

再加之去年美國與加拿大曾因木材進出口貿易起了爭端。對於此事的處理，世界貿易組織(WTO)同意了美國對加拿大就木材交易徵收反傾銷稅，不滿此項裁決的加拿大提出了上訴。今年8月，WTO判定加拿大勝訴。

几番貿易糾葛互惹下來，美對加的貿易額從2016年、2017年的順差滑落到2018年、2019年的逆差，特朗普認為加拿大作為關鍵貿易夥伴“占了美國的便宜”。而加國對美國的和貿易依賴由來已久。數據顯示，加拿大經濟總量中有30.8%需要依賴外貿，而外貿中的75%則需要依賴美國市場，軟木、汽車、鋼材等都是加拿大對美的主要出口商品。美國由此心生不滿，伺機拿加國產品提起貿易懲罰性關稅。

與此同時，加拿大對外貨物貿易逆差擴大之勢明顯，貿易形勢不容樂觀。8月28日加拿大官方公布的統計顯示，今年第二季度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上一季度下滑11.5%，這也是該國自1961年首次有GDP季度數據以來的最大跌幅，說明加的日子也不好過。所以，加拿大針對美國的貿易關稅制裁還持態度堅決，稱此次提起反制措施將一直有效，直至美國取消對加拿大加征關稅。

新的《美加貿易協議》生效後，美加這對好盟友在貿易往來中數度惡險相向、糾紛時起，而且雙方口氣都頗為強硬。尤其又恰逢美國總統大選在即，為了拉攏利益相關州的選票，特朗普不會輕易在貿易戰中放緩口風，甚至為了利用貿易摩擦激發選民好感，還有可能再次揮起貿易戰大棒，順差逆差无非是屢試不爽的借口罷了！

星聞世界眼

英歐分歧再放大 加美稅爭又升級

■ 本報記者 劉旭

英歐談判再現嚴重分歧。9月8日，英國和歐盟在倫敦開始以貿易協議為核心的第八輪未來關係談判，至10日談判結束。此輪談判儘管並未完全破裂，但歐盟稱雙方互信已遭嚴重損害。此輪談判中，英歐均展現強硬姿態，試圖通過向對方強力施壓來打破一直以來的談判僵局。英國脫歐談判首席代表弗羅斯特表示，在達成自由貿易協定方面雙方仍存在“重大”分歧。他說，“挑戰的領域仍然存在，某些領域的分歧仍然很大”，但英國談判人員“仍致力於”在10月中旬達成一個協議。此前，英歐雙方都認為最遲需要在10月底前就完整的協議法律文本達成一致，才能為雙方議會批准通過留出足夠時間。英歐雙方本周將在布魯塞爾繼續談判。有分析人士指出，英歐未來關係談判以貿易為核心，“無協議脫歐”將給英歐市場帶來極大不確定性。知名投行美國高盛公司預計，若雙方未達成貿易協議，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疊加影響，自2021年起，歐盟和英國可能有近1萬億美元的貿易“陷入混亂”。

反制來了，加拿大將對美徵收36億美元報復性關稅。據加拿大媒體9月12日報道，加拿大計劃在9月16日前對美國徵收36億美元關稅，以報復美國對加拿大鋁產品加征關稅。具體關稅反制清單也即將公布，加拿大政府將從8月份公布的初步清單中選擇，這份清單包括50多個可能的目標。加拿大駐美國大使克萊斯滕·希爾曼9月11日表示，反制措施即將實施并一直有效，直到美國取消對加拿大的關稅。加拿大此舉是對美國總統特朗普8月份宣布對該國徵收10%的關稅作出的回應，美方加征的關稅令加拿大近一半對美出口的鋁產品受到影響。有分析人士指出，隨著美國大選臨近，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在關稅問題上让步。

法國疫情嚴重反彈的同時，“黃馬甲運動”亦卷土重來。9月12日，法國衛生部門報告，當日共新增了10561例新冠肺炎病例。這是法國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首次突破1萬例，專家呼籲加強老年人防護。法國總理·卡斯泰呼籲民眾配合政府防疫努力，避免再一次全國性“封城”。鑒於法國疫情嚴重反彈，9日，法蘭西有六個大區被德國衛生部門列入疫情高風險名單，多個省份亦被比利時列入風險名單。正當法國遭遇着疫情強烈反彈之時，“黃馬甲”抗議也卷土重來。12日，巴黎街頭再次出現數百名“黃馬甲”遊行，並與防暴警察發生了衝突。2018年11月，為抗議政府調高燃油稅，全法範圍暴發了“黃馬甲”示威抗議活動。今年3月，為防范新冠肺炎疫情傳播，法國政府實施封鎖措施，“黃馬甲運動”因此曾一度消失。12日的抗議活動，是自5月11日法國逐步解除封鎖以來，“黃馬甲運動”首次重現街頭。

經濟全球化新視界

“雙循環”引領中企構建全球價值鏈

■ 姚為群

眾所周知，上一輪經濟全球化的基本成果是形成全球價值鏈，並成為世界經濟的基本特征。上世紀80年代，有經濟學家發現，一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途徑，可依據其自身比較優勢，即企業異質性，既可选择出口貿易實現“產地銷”，也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實現“銷地產”，從而顛覆了傳統經濟學有關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互相排斥的論斷。便捷的國際信息通信技術與一系列制度性自由貿易安排同時發生，推動了生產過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或服務外包，按生產環節或生產工序比較優勢的勞動分工，從一國在岸發展到區域近岸配置，進而到世界各地遠岸實現生產要素有效配置，出現了產業內，甚至企業內的任务貿易，形成了以跨境分散化和專業化為特征的全球生產網絡和全球供應鏈，即經濟學意義上的全球價值鏈。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企業得益於沿海開放戰略與東亞“雁陣分工”模式的融合，開始通過加工貿易和利用外資外技，進口中間品加工成最終制成品出口世界市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前後，中企憑借與日韓企業和海峽彼岸商間的強勁生產關聯融入了東亞生產網絡供應鏈；2005年後，中國成為東亞生產網絡中間品的核心市場，中國企業生產的最終制成品銷往全球各地，全面融入全球價值鏈之中。

遭逢百年一遇的重大公共衛生危機，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對經濟增長產生嚴重負面影響，並大概率會延續兩到三年，甚至可能成為長期伴隨人類社會生產生活的一種新的大流行病。對此，各國政府已經要求企業在跨境配置生產要素時不能只考慮比較優勢，而更多關注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制止產業“空洞化”，全球價值鏈構建已經啟動。

今天，按制業增加價值計，中國已是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2017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價值占世界製造業比重的28.6%。如按產品增加價值分布看全球價值鏈的微笑曲線，儘管在高增加價值產品上，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依然處在兩個高點，但在中低增加價值產品上，在不同位置上都有中國企業的身影，幾乎覆蓋全產業鏈，涵蓋製造業且全部門類。但據亞洲開發銀行編制的世界投入產出表計算，2017年中國貨物貿易中間品進口占73.5%，最終制成品進口僅占26.5%；中間品出口占49.8%，最終制成品出口占50.2%，這說明中間品在中國製造業生產中占有重要地位。

8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強調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將持續上升，同世界經濟的聯系會更加緊密，為其他國家提供的市場機會將更加廣闊，成為吸引國際商品和要素資源的

巨大引力場。作為全球生產中心和供應樞紐，中國企業要充分利用全球價值鏈構建的這一戰略機遇期，將世界看做一個統一市場，按照比較優勢和維護國家安全、公共利益的原則來配置生產要素，實現生產要素和勞動分工在岸與離岸配置相結合，在離岸中又要近岸與遠岸配置相結合，構建中國企業引領的全價值鏈。為此，中國企業一要坚持市場導向，着眼全產業鏈，加強原始創新和銷售網絡建設，積極且全面提升中國製造業上游產品供給能力，尤其是盯住向境外下游企業出口中間品能力，盯住提升出口最終產品中中國中間品的含量和增加價值；二要积极維護中國企業在現有全球價值鏈的地位和作

■ 張二震

推動東亞循環促進國際循環的必要所在。一是緩解來自美國試圖“脫鉤”帶來的迫切挑戰。美國試圖與中國實現產業鏈和供應鏈尤其是科技鏈的脫鉤，中國產業鏈供輸安全性和穩定性面臨巨大挑戰。保持中國產業鏈供應的穩定性和競爭力，應該通過擴大開放，而不是採取產業內向化的策略。產業鏈供應的區域化，不失為一條可行的路徑。二是順應全球產業鏈發展趨勢的長遠需要。美國的目標一在遏制中國科技進步

推動東亞強循環 促進國際大循環

用，動態對接各國經濟發展戰略，通過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構建鏈接型生產網絡，從而繼續以中國為樞紐，“鉤住”歐洲生產網絡，“粘住”北美生產網絡，“穩住”東亞生產網絡，以保障中國企業在再製造後的全球價值鏈中有一席之地；三要積極對外直接投資建設產業集群，通過服務外包構建接單企業，以進博會為“磁鐵”，形成中國出口上游中間品、進口最終制成品，既為中國、也為世界其他國家創造國內生產總值的良性經濟循環。同時，在多邊貿易體制改革中，在區域與雙邊貿易投資安排中，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中，政府要圍繞保障中外企業全球價值鏈構建中“共贏”這一命題，提出建設性的新議題，形成具有約束力的新規則。

(作者系上海對外經濟大學教授)

與和融入國際大循環體系。在中美關係處於複雜多變的今天，加強與日韓等東亞發達經濟體的合作，無疑是現實的選擇。

三是以開放維護產業鏈供應穩定安全的戰略需要。產業鏈供應的穩定性和安全性也只有更加開放的條件下，才能得以保證。面對美國的“脫鉤”企圖，我們一方面要積極努力延緩脫鉤進程和降低脫鉤程度，更需要因勢利導，避免產業鏈供應對外部市場過度依賴，在實現區域合作“多元化”中化解風險。深化中國與日韓等東亞地區的次中心，對於暢通東亞循環、促進國際循環具有重要作用。

推動東亞循環促進國際循環的可行性如下。一是具有亞洲區域價值鏈的現實基礎。全球產業鏈供應本身就具有明顯的區域特征，比如目前全球價值鏈中就包括三大區域價值鏈，即東亞—東南亞價值鏈、北美價值鏈和歐洲價值鏈。中國是全球三大產業價值鏈中心之一，日本和韓國作為全球產業價值鏈的最重要參與國和區域的次中心，通過中國的樞紐和中心輻射作用，在區域價值鏈中同樣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是中國與日韓等東亞經濟體已形良好的產業鏈合作關係。中國在產業鏈供應的構建中，通過貿易、投資與日韓形成了較為密切的合作關係。

三是未來產業鏈發展上具有高互補性。目前日本控制著全球70%左右的半導體原材料和部分關鍵器件，在全球前10家擁有最多人工智能技術專利的公司中佔據了六家，並且還有龐大的技術專利儲備。而韓國的領軍企業三星公司在液晶面板、半導體精密制程和人工智能等領域在全球也擁有不可或缺的地位。這些產業與中國有着極強的互補性，未來可以在電子信息、汽車等產業形成更為密切的合作關係，打造東亞產業鏈一體化先行區，形成東亞產業循環。

推動東亞循環促進國際循環的對策思路：第一，抓住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的重要契機，探索和啟動與日韓合作的“快捷通道”。要抓住加快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的契機，利用好自貿試驗區和開發區等各類載體和平台，圍繞產業鏈、供應

鏈，加強對日韓的招商引資，提升招商引資項目的技術水平，擴大對日韓的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的開放，進一步減低貿易、促進投資、相互開放市場，為重要和急需的人員往來開設“快捷通道”，穩定產業鏈供應。

第二，暢通產業鏈的要素國際循環，提升產業鏈一體化協同創新水平。“快捷通道”不應僅僅是疫情沖擊期間中日韓產業鏈自救與互救的權宜之計，更應將這一制度安排和模式，用於未來在保障製造業供應鏈暢通的跨境運輸、物流、通關、檢驗檢疫、商務人員與技術人員出入境等領域，及其關鍵加強相互合作、促進標準對接、加強監管協同、提高製造業貨物進出口和人員流動的便利性等。暢通產業鏈的要素國際循環，奠定產業鏈一體化的要素基礎。

第三，探索產業鏈供應合作新機制，建立產業鏈供應一體化的風險預警機制。在汽車製造、電子通信、機械設備、工業機器人等製造業領域，探索形成分工合作新機制，提升中日韓在這些產業領域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攜手維護中日韓關鍵製造業供應的安全穩定，推動區域製造業向全球價值鏈的上游發展。

(作者系南京大學教授)